



著 丁 黑 于

農村的事故

上 雜 出 版 社

農村的事故

著于黑丁

上海出版社

一九五一年九月第一版
一九五三年一月第三版

上海印 5001—16000

農村的故事

著者 于 黑 丁

出版者 上 緯 出 版 社

上海 寧波路 655 號

印刷者 中 和 印 刷 廠

編號. 574 B. 222(12) P. 112 32K

• 版權所有 •

前記

這個集子和另外一個集子「母子」中的幾篇東西，曾經編在一起印過一版，現已收，重編修改校正再版。

這幾篇東西都是我在晉冀魯豫農村工作時候寫的，反映了羣衆運動的一個側面，一件小事；農民的痛苦的控訴，勝利的愉快的微笑。

這是我生活的開始。我需要更好的向羣衆學習。

作者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日

目次

前記

鬥爭·····

你們都是光榮的·····

慰問傷員·····

縣農會主任·····

新的開始·····

一

二九

三七

四五

六三

鬥爭

農民有了組織，便行動起來。

——毛澤東

陽光照耀着牆頭，照耀着白華華的院落。屋門口兩旁一指多深的雪開始溶化了。一羣麻雀從陰冷冷的地方，飛到窗外一顆榆樹上，拍打着翅膀，跳來跳去，啾啾的叫着。人們擠在三間低暗的小屋子裏，一陣沙啞啞的語聲，打破了一時的沉悶。大家那麼高興，誰都想痛痛快快把壓在心底下的話一下子吐出來。小黑子伸手在農會主席王大明身後頭扯了一把，然後向李大個子大聲叫：

「爹，熊掌子爲啥還沒有來？」

李大個子是村支部書記，農會委員兼老熊的農會小組長。他們倆都是三霸王的佃戶。

他嚴肅的說：

「咱費了好些嘴舌，還沒給他把腦筋轉過彎來！一輩子不出頭不出腦的老實人，人多地主一嚇唬他，朝他瞪一瞪眼，他就癱啦！」

大家一聽李大個子的話，就想起發生在一個夜晚上的事情來了。當減租運動剛剛在佃戶中間開始醞釀，老熊便在那一天的晚飯後，愁眉不展的走到李大個子家裏。

「怎麼樣？你想好了吧？」

老熊蹲在炕爐口跟前，對李大個子吞吐的說：

「咱懂得，共產黨是爲窮人；減租好是好，可是人家地主肯嗎？」

「現在是咱們說話講理的時候啦。咱們用血汗養活了他們幾十年，減租是政府法令，他不肯？看你這人，真沒出息，還沒動手就先往後退！你不是說，大家幹，你就跟着幹嗎？」

老熊只是低着臉。最後，他回答道：

「是嘛，大家幹起來，咱也不能瞪眼看。」

李大個子又給他講了好些道理，但他似信不信，帶着內心的疑慮走回了家。他剛一進

屋點上燈，三霸王派人把他找去，劈頭就叫：

「老熊，我告訴你說，你可要躺在炕頭上好好想一想，你跟他們學，可沒便宜沾。你說，你說呀，你又到李大個子家去幹什麼？」

剛剛從李大個子那兒帶回來一股熱力，一點希望，和小小的勇氣，從老熊身上一下子消逝了。他眼前一黑，臉上冒着汗珠，笑着說：

「嗨嗨，三掌櫃，你看噢，咱能去幹啥哩！」

三霸王暴跳起來，罵道：

「混蛋！你沒睜開眼看看我是誰！瞞天瞞地，你瞞不住我三掌櫃！我知道你們在搞什麼鬼，你們有本事把我租子減了，哼，看看八路軍一退走，你們怎麼和我算這一筆賬？那時，當心你的腦袋，可不要埋怨我三掌櫃不給你留後路！」

老熊嚇得心更加卜卜的跳了。

老熊回來一夜也沒有睡。第二天，天還不亮，他從炕上爬起來，偷偷跑到李大個子家裏。在一盞暗淡的燈光下，老熊沉默着不說一句話。

「老熊，你爲啥這難受？八路軍來了，咱們還有啥講不清的道理！」李大個子披着—

件破棉襖，蹲在炕頭上，一邊抽煙，一邊說。

「你那知道噢，夜黑，三霸王差一點沒把咱逼死哩！……」他的聲音顫抖起來了。
「唉，咱這人真沒用噢！該死，該死！」

李大個子一聽，火了：

「嘿，好狗食的陰險傢伙！他還望着咱們八路軍退走？拿這一套辦法，來破壞咱們滅租運動！看吧，他能頑固到那一天！」

……

今天，在未開會之前，李大個子又向老熊做過一番思想動員。但是老熊說有事，也沒來參加會。李大個子向大家這一講，於是會的中心又轉到另一些問題上。人們爭搶着發言，有的人剛站起還沒把話說完，接着，第二個人又插上嘴。

王大明一看大家情緒這樣熱烈，他跳了起來，興奮的說：

「大家都贊成明天就幹，好，幹咱們就幹吧！要幹，咱們大家一條心！翻身是咱們自己的事，政府給咱們作主，誰也不要怕，幹完了咱們好過個痛快年。」

李大個子靠着小黑子，站在大家中間。在他一張黑圓的臉上，浮滿了一層笑容，很深

的緊鎖着的皺紋，也舒鬆開了。一簇稀黃的鬍髥，輕輕在嘴巴兒上抖動着。立刻，他的發言把別人的話聲壓下去了。

「咱不是跟你們說過嗎？小黑子就親眼看見過別的地方老百姓怎麼翻了身。咱們有毛主席的領導，天變不了。講理咱們有自己的農會，動武咱們有剛成立的民兵，打官司咱們有好政府，打大仗咱們有那樣多的八路軍。」他臉色很緊張的說。「過去豬怕冬，狗怕夏，咱們窮人怕過年。前些年過臘月滾油澆心，今年減了租清了債，咱們可要好好過個年啦。」

李大個子今天比誰都高興，也敢大胆講話。一年前，自從兒子被敵人說是暗八路捉走之後，李大個子天天愁眉哭臉。使他意想不到的，當八路軍把武安一解放，兒子却忽然回來了。村子裏的情形也變了，政府領導老百姓訴苦翻身。小黑子這一回來，給李大個子增加了勇氣和信心。他知道窮人要翻身，只有依靠自己和八路軍。這樣，他便在窮人中周串通開了。

小黑子一看父親講完了話，他搶着說：

「大家想想，日本鬼子和漢奸反動派軍隊多厲害，怎樣？他們不是還得敗？他們想進

攻解放區，咱們八路軍可不怕！上次平漢線上那一仗，打得他們稀里嘩啦！這就告訴他們，咱們八路軍不是那麼好對付的。」

「咱們是爭取和平，狗貪的，他們要是不講和平，咱們八路軍就敢打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這個一言，那個一語，大家又叫起來。

大家開始登記地主的地數。李大個子從懷裏掏出一個小紅布包，他打開賬本，找人給王大明唸了唸，自己種了地主多少地，一年四季打多少糧食。接着，他對王大明說：

「農會剛成立時，咱不是跟你講過嗎？三霸王怕負擔，他留下自己種的那一頃多地，上了五六個名字，有的就沒那個人，要跟他算算那一筆賬！」

這時，四十多歲的老劉，伸手指了指坐在屋門口的自己的兒子，他大聲說：

「三霸王這一來，可把俺父子倆害個不淺呀！他上了弟兄三個名子還不算，又瞎編了幾份，大戶變成小戶。咱跟孩子種了他四十來畝地，一下子就成了大戶。日本鬼子在這時候，不管攤派啥，他是保長，淨找咱大頭！」

「你們大家意見怎麼辦？」王大明問。

李大個子說：

「明天咱們跟他講講道理，查清楚，他僱長工種的那些地，到底上了誰的名？」
羣衆異口同聲又問了：

「上次咱們開會討論負擔，三霸王那個馱口的事，到底怎辦呢？那傢伙一肚子壞心眼，他怕支差，難道支差都推到咱們窮人身上！」

這件事發生很久了。在八路軍快要解放武安之前，三霸王一看情形要變，他就趕快把家裏的兩頭驢子，倒動出去一個，他對別人說是賣掉了，可是有人却聽說他是把牠送到山裏一個親戚家。

「還是把老熊叫來吧，這件事他知道底細。」李大個子說。

當老熊那矮矮的身個，扭呀扭的走進院子，當人們用親切的眼光去迎接他時，老熊兩眼一楞，不安的笑了。他小聲說：

「嗨，你們大家都在這噢。」

不等他站穩，李大個子就向他問：

「哎，老熊，咱們三掌櫃家那個馱口，到底是賣了，還是怎的？」

「唔，馱口？這個咱可摸不清，聽說是賣了吧？」他一邊咬唔着，一邊伸手去擦臉上的汗。

老劉站起來問：

「賣了？那麼他親戚家那條紫紅色的大驢子是王八蛋的？他給你吃香喝辣的，你這麼孝敬他？」

老熊慢吞吞的說：

「嗨嗨……咱可摸不清人家的事！誰說的嘛？」

「誰說的？你以為人家不知道？那有不透風的牆哩？」李大個子靠近老熊，伸手在他胳膊上扯了一把說。「你可把人急壞啦，連句話都不敢說！你看看，跟前都是咱們自家的人，又不是三霸王，你怕啥？就是三霸王在跟前，咱難道說還怕他不成嗎？過去他是土皇帝，橫行霸道，說一不二，那有咱們說話的地方？現在叫你說話，你又縮頭縮腦，你還沒受夠那洋罪？啥事都給人家着想，你有了好心，可得不到好報噢……」

老熊感到有些害羞，心又不住的卜卜的跳。他像站在一大堆燃起來的火苗當中，臉給烤得熱辣辣的發燒。

李大個子看了看老熊，痛苦的往事浮現在眼前了。有一年麥季，他看天氣要變，怕三霸王的麥子收不到家，於是不分白天黑夜忙了一陣。第三天晌午，一陣大雨雹子，稀里嘩啦把別人家地裏的麥棵，給打得稀爛稀爛，三霸王的麥子，可就沒糟蹋一棵！有好心可得不到好報，沒有幾天，他老婆病了，吃藥沒錢，跟三霸王借一借，却碰了釘子。他老婆想吃白麵，可是張了一回口，三霸王才借給他二斤麵。老婆這一病，緊跟着他和兩個孩子也病了，要不是街坊鄰居幫助他，借點錢，借點麵，給做做飯還有啥辦法呢？三霸王不但幫一把忙，倒罵他半死不活躺在炕上，還天天喊着要往回抽地。他給逼得沒法，身子還沒硬實起來，就咬着牙上了地……

「你跟地主講什麼情面？你以為他還拿你當人看待？現在咱們是人啦，你還不敢講話？」李大個子說。

老熊笑了笑，囁嚅着說：

「嗨，咱，咱怎麼不敢……」

「你敢？你敢還給他掩藏那些骯髒事幹啥？」有人反問。
經過大家的勸說和質問，最後老熊不得不承認了。他說：

「你們曉得又問咱幹啥？三掌櫃有一次說，他沒草餵那馱口，才託親戚給養一養。」
「這話是真他說的麼？你們聽呵，可是叫人笑掉了牙！人家種十畝八畝地，馱口都有草吃，他三霸王兩頃多地，偏偏連一個騾子餵不起！沒有草，草都叫你老熊給吃啦？哈哈……」老劉拍着屁股笑起來了。

「嘻嘻……你們大家說吧。」老熊紅着臉，笑着就閃到人空裏。

大家又互相訴苦，找窮根。問題越來越多了。

王大明說：

「大家有問題還可以提，會完了回去好好想一想。沒來參加會的人，大家要跟他們談清楚道理。給他們串通只要地主剝削過咱，壓迫過人，不管啥問題，咱們都要在明天那個會上提出來解決，跟地主說理算賬。」

老劉說：

「打虎先敲牙，咱們非先把三霸王鬥倒不可！」

「對！」

「對！」

李大個子等大家的話剛一停止，他搶着說：

「有理咱們說住了地主，有賬咱們算住了地主！要算賬，咱們就得大家起來幹！」

「幹！」

在激昂的、憤慨的語聲中，「減租減息委員會」成立了。於是王大明、李大個子、老劉、小黑子等就被推舉成委員。

二

散了會，天黑了。李大個子留老熊在他那吃了晚飯。十二月中旬的月亮，從窗戶紙邊射進來，照得滿炕是亮光。屋裏沒有點燈，李大個子一邊抽煙，一邊和老熊談話。今天開會的情景，使李大個子永遠也不會忘記，現在他眼前彷彿仍然站滿了人，嗡嗡的語聲，也似乎還在他耳邊亂響。他好像剛剛喝了一點酒，週身却充滿了一種舒適的輕鬆的感覺。

老熊坐在炕邊上，歪着身，他一聲不響，只是面對着熾烈的通紅的炕爐，在那兒發呆。

李大個子的臉，給爐火的光燄照紅了。他微微一笑，咳嗽了一聲，說：

「……咱們倆年紀差不多吧，活了四五十年光景，你想想，那見過窮人翻身的事？從前，誰給咱們窮人說過一句好話，辦過一點好事？」

小黑子從炕上爬起來，看了看老熊，也打起腔來了：

「俺爹的話一點也不差。過去政府壞，他們那能給咱們窮人想辦法？現在時光就不一樣啦，政府和八路軍，啥事都給咱們老百姓打算。地主再可不能欺負咱們啦。這一回，咱要不是八路軍，那還能回來呢？」

老熊點點頭，他輕輕鬆了一口氣，不聲不響的又低下了臉。

李大個子把頭轉過去，瞧了瞧坐在炕裏邊自己十六歲的閨女，說：

「你闔了就早早睡吧，明天好去參加會。」

夜很靜，衙衙頭上的狗，忽然咬了幾聲又停了。

小黑子剛想說什麼，這時老熊把臉一仰，面對着他，這樣疑慮的小聲問：

「小黑子，你在八路軍那住過，你可真知道他們不會走嗎？」

「咱這地方是解放區，他們能往那走哩？」

「反動派軍隊也不會再來吧？」老熊又問。